

底气

赵荣发

大凡小学生,都希望自己的老师是天底下最漂亮的。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新换的班主任洪老师就是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美阿姨”。她上的是语文课,常常布置我们回家背书,第二天当堂检查。我那时比较乖顺,很少有忘了背诵的。可是奇了怪了,许多时候我都能倒背如流了,只盼着老师能叫到我,却总是落空;偶尔贪玩没背全,暗地里嘀咕着“别叫我,别叫我”时,偏偏被点到名!

后来有一次我闹起了情绪,洪老师就把我带到办公室。“你不是不觉得冤枉,为什么总在你背不出的时候叫我?”见我瞪起一双写满问号的眼睛盯着她,她便微微一笑,“其实你背得出背不出,没有底气,我从你的眼神里就看出来啦!不过,我这样做确实有点伤你自尊心,下次我一定在你背得出的时候也叫你,好吗?”

我的不满情绪瞬间飞走,洪老师说的这番话,从此被记在心头;而随着年岁渐长,我发现,生活中其实处处存在着一些有关“底气”的故事。

二十来年前,我学驾车,学友中有个四十出头的老杨。此人最大的优点是待人热情,最薄弱的地方就是过于大大咧咧、自以为是:“我之前在农村开过手扶拖拉机,现在学个车还不是小菜一碟?”所以他学车时常常磨洋工,师傅的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结果小路考时便出了洋相——那辆车在爬坡时,因为“双刹车”操作不当,差点从坡上溜下来。师傅气得够呛。

好在老杨吸取教训,不久后补考过关。拿到驾照这一天,老杨请教练和我们几个学友吃饭,酒后吐真言:“看来,办任何事都得脚踏实地啊!”

另一件事也记忆犹新。有一回,我和一帮朋友去宾馆参加婚宴,大堂里有个姑娘正十指纤纤,优雅地弹着钢琴,朋友中的一位“大款”见此情景突然心血来潮:“如果我这会儿也能坐到凳子上给大家弹一曲,多神气!”这位“大款”的话应该发自肺腑。优雅是一种风度,谁不希望自己是个有气质的人呢?如果这位“大款”此刻只要付上几万元,就能无师自通地弹奏出一曲《致爱丽丝》,估计他还真会当场拍出一张支票来呢!

可惜不能,幸亏不能,要不,“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不积小流,何以成江海”,岂非成了废话,世上又怎会流传下这样一句千古箴言——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些相貌平平的人,因为勤学苦练,日积月累,所以在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不同的气质,让人不敢小觑;人们常说,如今善于幽默的男人最受女人青睐追捧,焉知敢于自嘲谈吐幽默,怎能离开底气的支撑!

然而,光有所谓的底气还不行,还须得守住底线,否则纵然才华出众,却追名逐利,趋之如鹜,最终走上旁门邪道,不免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最近观看中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八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不禁感慨万千。想这些个官员原来在台上作报告时,时而正襟危坐,时而慷慨激昂,后来才被发现,原来当初只是装腔作势,并无真正的学问和忠诚之心。

一个人只有保持底气,守住底线,方可活得洒脱,才能真正成就自己的理想 and 事业。

张闻天故居是浦东新区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1892年,占地面积686平方米,建筑面积495平方米。故居修缮后,尽管,地基比原来抬高了50厘米,但房屋的砖木结构、建筑材料和装修风格等尽可能地保持了张闻天同志在童年时代居住时故居的一切特点,这是张闻天故居在2002年6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我们感到十分骄傲。

然而,很可惜,张闻天故居这个天然优势在文物保护上却存在着不少的遗憾。例如:在张闻天出生房间门旁的二扇护窗板上刻有四首古诗,并有刻者署名和具体时间等。这是考证张闻天生日的重要文物,并体现了闻天的父母虽是“鞋袜种田人”但和一般农民相比有着不寻常的抱负。他们用请当地秀才刻诗于护窗板上的举措来庆贺自己孩子的诞生是一个十分不简单的文化创新。因此,这二扇护窗板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故居皇冠上的一颗明珠,也是张闻天同志的父亲张芹梅绰号之所以叫“小精怪”的一个生动注解。但这么重要的护窗板居然在1985年至1990年故

一位艺术大师与一座城市的因缘际会与心路历程,实际上凸显的是一种历史形态和人文方式。由此来看一代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当年从“橐笔至沪”到“移家海上”,从“去住且随缘室”到“去驻随缘室”,是经过了一段相当漫长曲折、乃至艰难坎坷的归去来今之抉择。

苏州—上海双城记

——吴昌硕定居上海前后

王琪森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底,天竺吐艳,梅花初绽时,29岁的吴昌硕告别新婚的妻子施酒,与在湖州时就相识的好友金杰乘舟从西苕溪出发经苏州到上海。在金杰的引见下,他结识了早期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胡公寿、高邕。吴的第一次上海之行,使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海上艺苑勃兴的态势。其后于1873年、1876年均来过上海访友从艺,凭海临风,书印问道。1882年春,吴昌硕举家定居于苏州城西海巷四间楼,与千年古刹寒山

寺相邻。这是一个相当睿智的人生安排,苏州系江南文化重镇,邻近上海,交通便利。由此开始了从苏州到上海的“双城记”。

1883年3月,担任着芥末小吏的吴昌硕因公赴天津,在来上海候船期的赠画,吴为任刻了著名的“画奴”印,落款谓:“光绪丙戌冬十一月薄游沪上。”也许是和任伯年及高邕等人的友情日深及海派书画的兴盛,此次苏州到上海之行虽然时间不长,但又一次拨动了吴“移家海上”的心弦。

自吴昌硕携家眷定居苏州后,他实际上已改变了自己乡村秀才的身份,成为城市文人,加盟了吴云、潘祖荫、吴大澂、顾麟士等吴中文人圈。特别是时常从苏州赴上海,他又开始融入了海派书画群体。1887年“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吴昌硕赴上海会诸书画艺友。金秋重阳后,吴昌硕又来到了海上,和任伯年、高邕、蒲华、虚谷等切磋艺事。是年的11月,枫桥红叶泛出一层层胭脂般的红云,为这初冬的季节增添了暖意与亮色。吴昌硕作别客居了五年的姑苏,正式携全家

绝天成;人生的厚实博大,不正如北方的山绵延磅礴。山有多少种风情,人生就有多少种风采。

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正像在山怀抱里攀登。山路有垠,人生无涯,千回百转,柳暗花明,“一山放出一山拦”。有山一般的神韵,人生才有依恋;有山一般的幽深,人生才有魅力;有山一般的崇高,人生才有价值。只有认识山,才能认识人生;只有理解山,才能理解人生。

只有勇往直前的攀登者,才能真正理解山;只有生活的强者,才能把握人生的真谛,也只有胸中拥有真情,才会理解如山的父爱。

最近,友人患疾住院,年过七旬的老父亲跨江过海前来探视陪伴。在返回家乡前,老父亲在病床前留下了一叠数目不小的纸币,泪流满面,踟蹰着难以离别……听完朋友含泪的述说,我突然想起了父爱如山的名句,也引发了我对山的遐想……

在明人笔记里,有一篇关于山的答问,蓦地使我心动怦然。

问: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泊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隐见,江山严厉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颜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珑剔透;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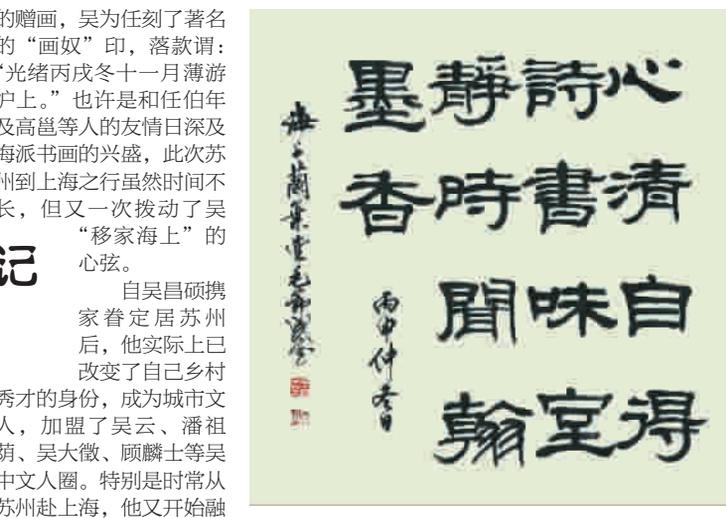
蜀之山,峻峻高险;河北之山,绵延磅礴;江南之山,峻峭巧绝……寥寥数语,展示出一幅山的长卷。它的千姿百态,那股分明;它的神韵风骨,那般动人。古往今来,多少人“一生好入名山游”。山有不同,爱也有不同。古人爱山,有古人的寄托;今人爱山,有今人的追求。我爱山,因为山有着太多的人生意蕴。

人云:人生是一个海。我说:人生是一座山。不是么,人生也有春山般的淡泊娇美、夏山般的苍翠繁茂、秋山般的明净高远、冬山般的惨淡苦涩;人生之波澜壮阔,不正如江山的奇险峭拔;人生的曲折往复,不正如南方的山巧

流不息,推车接连不断,还可登高望远,引颈长啸。可惜到如今,人们只能看见平坦的川南奉公路在张闻天故居东侧经过。那款公塘、张家祠堂、养正小学等都早已化为远去的烟云。这是张闻天故居环境保护的一个重大遗憾。

二是人们都知道,在张闻天浦东生活的那个时代,水上交通十分重要。而张闻天故居往西不到1公里正好就是浦东运河。这是当年张闻天去外老家或到上海去的必经通道。张闻天的家里当时有一条小木船,小船的出发点,正是故居后面的水桥头。然而,这条水上通道的一部分又被后人填土成农田了。这样一来,闻天故居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另一个特点又给淹没了,这会使人难以解释为什么张闻天从小就有着开放的胸怀、世界的眼光这一个重要的人格特点是怎么形成的。其实,张闻天故居和十里洋场水陆交通如此便利这一个“地利”的因素,正是张闻天能得风气之先的一个“脐带”。然而,到如今,故居通往闹市的陆路变了,水路断了,这能不令人遗憾吗?

一个工匠与一栋楼,有多少故事?请看明日本栏。



书法 毛节民

乘船赴上海,他在给好友杨岷的诗中云:“沧波回首处,明日在吴淞。”他初到上海时,曾住在吴淞的小船上,后因时常去浦东一带作画,从而在烂泥渡路租借了两间简陋的农舍。但海上鬻艺生涯十分艰难。在一个朔风凛冽、寒雨敲窗的寒冬腊月之夜,吴昌硕完成了《吟诗夜》,随之题跋道:“夜漏三下,妻儿俱睡熟,老屋中一灯荧然,光淡欲灭……可谓极天下枯寂寒瘦之景。”1888年夏秋之间,吴昌硕碌碌的长子、年仅16岁的吴育在上海早夭,使他饱受丧子之痛。不久,女儿丹姮在上海出生,吴昌硕抱着新生的女儿虽然喜悦,但他深感生活的担子又重了。于是在女儿满月后的10月,即举家又迁回了苏州。

1889年除夕,吴昌硕在上海孤身守岁,并作《岁朝图》,题跋:“己丑除夕,闭门守岁,呵冻作画自娱……予穷居海上,一官如虱。”1890年1月

17日,他来海上与画友们参加徐园雅集。1892年他在沪时暂住南市升吉里,与海上书画家们笔墨互酬,金石相交,他的妻儿及继母均在苏州。1895年10月,他陪继母到上海治病,其间日本河井荃庐来上海拜师吴昌硕。1909年3月,吴昌硕在上海豫园与高邕、王一亭、蒲华、钱慧安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豫园书画善会”。1910年3月,上海中国书画研究会成立,吴昌硕来沪躬逢其盛,成为第一批会员。1911年12月,吴昌硕带儿子吴东迈到上海吴淞货捐分局谋职报到,其时妻子施酒携其他子女回安吉老家。吴昌硕以上这些来沪上时间,短则数天,长则月余即返苏州,应当讲是算不上定居的。直至1912年5月,69岁的吴昌硕才携家来上海正式定居,苏州—上海双城记至此结束。一位艺术大师和一座都市经过长达四十年的交往后,终于缘定今一官如虱。”1890年1月

彩的命题挂上钩,在气势上一下子就抢占了上风。”(《孟子精读》)

“梧、桮,是杯的异体字。“桮”,木制的孟、匱、匱之属。“桮桮”当时已成双音词,即“杯圈”(《礼记·玉藻》),饮具总称。杞柳做杯器,今人难以理解。有学者说,柳条做骨,内外上漆。写作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谈论告子和孟子的人性论,而是说两人在人性问题上产生了互不相让的争论,证明战国时代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事实。

「祸仁义」

白子超

告子事迹不可考。就是凭借他与孟子的辩论,凭借他首先提出人性问题,而奠定了他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人们很难判定他的思想属于哪一家哪一派。当时,若千种显学的学者均善于思考和辩论,而告子显然不是法家,不是纵横家。自然,亦难说他是墨家,或道家。告子未否定仁义,与儒家有相通之处,但他与公认的儒家代表孟子尖锐对立,似不能归入儒家。如果说他有一点名家的影子,则大致不会遭到强烈反对。

所谓名家,又叫形名家,是战国时代大盛的一个思想派别。名家擅长理论思维,注重“名”与“实”关系的研究。告子就是在不断探索“性”这个名所包括的内涵。名家在认识论上和逻辑思辨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今人观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孟子对告子的反驳和批判,将在拙文以后解读孟子性善论时展示得更深入。

孟子对告子的反驳和批判,将在拙文以后解读孟子性善论时展示得更深入。



孟子选读



世象杂谈



夜光杯



十日谈